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拙  
盒  
叢  
稿

朱一新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拙稿

盦叢

陶潛宣  
署檢

光緒二十二年  
秋七月祭成

1896/11

拙齋叢稿卷首

廣東學政惲彥彬奏請宣付史館立傳片

再書院所以培養人材書院之在省會者尤可以主持風教然必主講者果足矜式多士方能收實效挽頽風而書院不爲虛設茲據前廣雅書院東西省肄業生翰林院庶吉士傅維森朱永觀等呈稱竊查已故廣雅書院掌教候補主事朱一新學兼漢宋體用俱備其纂述考據著作甚多而無邪堂答問一書具足見其學術之純教術之正主講廣雅書院五年升堂講書巡齊考課一息不自暇逸其反覆教誨者尤在敲品勵行故列門牆者無不束身自愛實爲粵省學術教術立之准的其歿也在院諸生行哭失聲如失怙恃維森等身親教誨胥荷裁成受德

甚深感念不置伏查光緒四年前大理寺卿李聯琇以主講江甯省城鍾山書院經兩江總督沈葆楨奏請宣付史館光緒六年已故翰林院修撰劉繹以主講江西吉安府鷺洲書院經御史彭世昌奏請宣付史館光緒二十年吏部候補主事龍文彬以主講江西省城友教經訓兩書院經江西學政盛炳緯奏請宣付史館又國子監學錄銜陳澧以主講廣東省城菊波精舍經兩廣總督張樹聲奏請

賞加五品卿銜均經奉

旨允准在案今朱山長學術不愧諸人而教術之篤厚純正則有過之無不及擬懇據情援案奏請宣付史館並

賞加五品卿銜等因前來臣查廣雅書院爲前任兩廣督臣張

之洞之所創建額取廣東廣西生監各一百名分齋肄業其選擇生徒延請山長均極矜慎開設之始卽禮聘該主事朱一新來院主講該主事苦心啟牖不厭不倦其所著無邪堂答問卽其平日與諸生講學之語義精識卓又復平正通達無講學家習氣生徒成就甚衆臣蒞任以來歷試各屬見有品端學粹者詢之輒係該主事及門之士臣本屆所取拔貢優貢亦多出其門下茲據翰林院庶吉士傅維森朱永觀等感念舊學乞與表揚足徵教澤留遺人人深至臣職司風化未敢壅於上聞伏查前大理寺卿李聯琇等均經奏蒙

恩准袁彭有案今該主事學問品詣實足繼軌前賢可否援案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並  
量予褒異加

賞卿銜以順士情而勵風教出自

聖裁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議奏列入國史儒林傳摺

禮部等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廣東學政惲彥彬片奏請將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事蹟

宣布史館並加

賞卿銜等因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原片內稱書院所以培養人材必至講者實足矜式多士方能收實效挽頽風廣雅書院爲前任兩廣督臣張之洞所創建額取廣東廣西生監各百名分齋肄業開設之始卽聘主事朱一新來院主講該主事苦心啟



牖不厭不倦其所著無邪堂答問及平日講學之詞義精識卓  
又復平正通達生徒成就甚衆據翰林院庶吉士傅維森等感  
念舊學乞與表揚足徵教澤留遺人人深至查前大理寺卿李  
聯琇等均經

恩准表彰有案今該主事學問品詣實足繼軌前賢懇

恩准將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事蹟

宣付史館立傳並加

賞卿銜等語禮部查光緒四年奉

上諭沈葆楨奏請將已故儒臣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大理  
寺卿李聯琇主講江甯鍾山書院崇尙正學造就人材甚衆該  
故員學行事蹟著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欽此又光緒六年奉

上諭御史彭世昌奏已故儒臣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翰林院修撰劉繹主講吉安鷺洲青原書院崇尚正學培植人才甚衆該故員學行事蹟著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欽此欽遵各在案今主講廣雅書院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據該學政奏稱學問品詣實足繼軌前賢援案懇請立傳臣等核與成案相符擬如所請將候補主事朱一新事蹟

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至所請

賞加卿銜之處吏部查光緒七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張樹聲奏敬舉篤行紳士請量予褒異等語據稱國子監學錄銜舉人陳澧持躬謹嚴通經學道士人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最衆各情該員學行純篤足以矜式士民洵屬可

嘉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欽此又奏定章程無論何項勞績在京各衙門司員不得加卿銜又如有指實何項官階職銜保奏者祇准保應升官階職銜如所請非該員應升官階之職銜卽照加銜限制改爲幾品銜等語茲據該學政奏稱請將主講廣雅書院之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援案

賞加卿銜等因查陳澧

賞給五品卿銜係欽奏

諭旨加恩臣部是以欽遵註冊今該學政所請係奉

旨交部議奏臣等核與成案及奏定章程均不相符碍難照准應將已故候補主事朱一新按照定章改爲加五品銜以示限制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再此摺係禮部主稿會同吏

部辦理合併聲明謹

奏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

三  
三  
三  
三  
三

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開復降調處分片

再已故降調御史候補主事朱一新於光緒十六年經升任督  
臣張之洞延聘主講廣雅書院該員學術純正志行端嚴在院  
多年講課精勤待士真摯成就最多靡不悅服所著有無邪堂  
答問一書純粹平正懇切詳明通漢宋之郵貫中西之學其尤  
善者屏斥邪說無使滋蔓有功於世道人心甚大該員在粵歿  
後曾經前任廣東學政臣惲彥彬於光緒二十四年奏准將其  
生平事蹟

宣付史館立傳並

賞加五品銜是其講學實效

先朝早已褒嘉而生前所叙之官尙未蒙復職仰維

聖主崇儒重道勵學興賢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已故原任御史候補主事朱一新獲咎尙微有功學  
枝准將降調處分開復以彰有德而勵將來出自

鴻慈逾格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元年六月二十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國史儒林傳原稿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同治九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一年充湖北鄉試副考官轉陝西道監察御史十二年上遇災修省疏劾及內侍懿旨詰責降主事告歸二十年卒年四十九二十三年以學政惲彥彬奏奉

旨賞加五品銜一新生而穎異四歲與羣兒戲慮有傾跌者輒趨掖之長嗜濼浴關閩之學務通經以致用學政徐樹銘亟賞之鄉試受知劉有銘李文田官翰林時與袁昶朱采黃國瑾相友善嘗借諸友游西山遇雨感疾狂言所語皆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祇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爲慮聞者咸慨其忠義



憤發法蘭西規越南上疏請擊之嘗畫海防策謂宜分北洋爲一軍江浙爲一軍閩粵爲一軍治水師扼險要儲將才精器械興國練開餉源而歸本於求實是而勵人才時論壯之及遷臺諫數上封事侃侃直陳惟論是非不計利害歸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延主廣雅書院講席院中額取兩廣生監各百名分齋肄業一新設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巔蒙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諸生入賦以冊記質疑問難以次答焉成就甚衆因輯其講學之詞成無邪堂答問五卷其論學術謂近世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又以道咸以來士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流弊至於蔑古荒經因反覆

論難以正其失謂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立深明家法不過爲穿鑿餘多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至其論西學西教新疆鐵路吉林兵防等數十條尤爲學識通達論日本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與西俗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如其親日第日之患俄則視中國尤甚俄旣得庫頁島勾結鰕夷爲居高臨下之勢則日之陸路可危以海參崴爲泊舟之地直指長崎一帆可達則日之水路可危故俄之經營海參崴中國之憂亦日人之患也乃不

思唇齒輔車之至計轉爲遠交近攻之狡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愚亦甚矣彼惟刻不忘俄故竭力要結西人欲爲連橫之計其變服色易徽號皆所以媚西人耳抑知天下惟壤地相接者利害相同日處東海不能爲歐洲輕重歐美諸國惟利是視若有事時欲如英法之救土耳其豈可得哉雖然當今時勢旣不能閉關自治則交鄰之道固不能不講求日之交鄰雖云下策差愈於無策耳時中日之釁未兆論者歎其見之遠又著有奏疏一卷詩古文詞雜著八卷京師坊巷志四卷漢書管見四卷德慶州志東三省內外蒙古地圖考證

拙齋叢稿總目

無邪堂答問五卷

京師坊巷志二卷

漢書管見 四卷

佩弦齋文存三卷

駢文存一卷

詩存一卷

外集

佩弦齋試帖存一卷

律賦存一卷

雜存二卷

附傳 行狀 跋

輓聯

輓詩

祭文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纘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真僞 答中說非僞書周秦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爲後人所雜亂也中說之雜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章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所駭怪遂并其書而僞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通傳而事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末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云云而今隋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誤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習之劉蕡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 四庫提要已引之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

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集序叔達荅無功書亦有賢兄文中子興元經以定真統之語復言辭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川序中辭收爲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叔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今東皋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泗紀聞引作泗渙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是通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

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偉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子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元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爲弟子其荅無功書中嘗自言之則此注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荅者傳荅馮子華書亦以辭收姚義程元皆爲通之弟子詳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卽指鄭公否辭收撰有文中子碣銘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僞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義辭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



關子明辭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  
通有穢行爲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  
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  
惟通旣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經之  
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  
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  
耳通書之僭在唐時已爲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  
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麈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  
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  
所傳中說阮龔一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  
近是案釋契嵩鍾津文集有文中子碑書文中子傳後二篇契

尚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  
作偽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爲子  
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爲黎邱之鬼詩集蓋爲宋咸之說所誤  
咸作過文中子駿中說見山堂肆攷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  
漫罵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僞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僞書惟子  
部最多經部作僞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斷斷攷辨若  
張霸劉炫之僞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  
是也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治經有不合  
者則鍛鍊周內以證古書之僞而後可伸其私說若推此  
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自法言後若馬融忠經鄭氏女孝經之  
類亦皆僭擬聖經雖陳因可厭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爲僞  
丁儉卿論語孔注證僞謂崇文總目有馬融絳囊經一卷融乃  
唐居上忠經序有臣融巖野之臣云云馬季長貴戚豪家安得  
稱巖野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  
之語漢人諱邦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

四庫提要謂玉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爲鵬所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下說爲正後人誤題南郡太守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

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熊文端作學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楊諸子異學則釋老也其書主張過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也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囿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旣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者惟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繁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厯算

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

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

根柢自以爲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之學亦不

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欲爲天理宗

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

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害

意東原乃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胥得見本集讀孟子論性篇無論古書

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旣知義理與氣質

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爲義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爲漢學大

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

緒未得漢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獨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皆陰陽災變

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法月象分野明之卦變互體之說  
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資州易解博  
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荀虞取納甲而不  
取爻辰尙有挾擇惠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  
有象數其學與律厯相出入不明馮相保章之術者不足言象  
數爻辰分野卽保章之遺法費鄭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  
多取日月罕取星辰寒暑往來皆由日月所致易乃明陰陽之  
善日月爲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離者所以妙  
陰陽之用也恆星距地太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  
以傅合易象故其說多鑿杻卦氣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  
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學而陰陽厯算  
張蔡尤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侷神明卜筮尙占  
制器尙象易之爲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  
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禳祥小數  
理可知而數難知儒者治易窮理以盡性可矣 九經古義摭拾  
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瑣屑穿鑿甚無謂也

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衍亦罕精要與臧氏拜經日記略  
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  
愚者重加摭拾潔以登薦惠臧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

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僂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爲班孟堅所訶爲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出者足以補其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訓詁名物治經之涂徑未有人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揆諸古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甯使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

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鐵  
搥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  
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爲歸所學有淺深  
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  
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爲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  
謂之學者故班史譏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關  
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爲二事漢學所未聞也  
故欲爲學案則當仿 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  
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卽臺山尺木亦可附存涂徑旣分得  
失自見也大率 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峯梨洲二曲皆宗  
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微等流行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

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慎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爲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爲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 評曰漢儒自以施孟爲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爲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易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爲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



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爻辰所自出  
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爻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爲占驗  
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策旣廢眾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  
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爻辰亦無  
可攷漢志及五行大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  
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  
漢易甚詳而於爻辰仍不得其要領錢溉亭謂爻辰本律呂王  
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爻辰本九宮非本  
律呂乾鑿度言九宮則分野之法所自出也  
詳見後經義述聞疑  
天府天弁等星非殷周時所有不知古人言易凡爲占驗而設  
者皆依易以立義並非謂易由此作漢宋諸儒類然後人自誤